



書
情
歲
外
本
得
庫
不

暴風

V. 卡達耶夫等著
徐克剛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

目次

繼承人	Y·那吉賓	〔一〕
鄰居	A·岡察爾	〔二七〕
永遠不落的太陽	E·麥梅德漢里	〔五〇〕
養蜂人	V·福曼科	〔六三〕
清晨	S·安東諾夫	〔六七〕
信	S·安東諾夫	〔二〇六〕
最困難的事情	G·德米特里葉夫	〔二二四〕
暴風	A·却爾南科	〔二五五〕
河開始流動了	M·亞洪托娃	〔二六六〕
呼喊的聲音	P·巴甫連科	〔二〇九〕

美 飛 後

人 行 記

.....	V · 伊凡諾夫.....	〔三三〕
.....	V · 卡達耶夫.....	〔三四〕
.....	〔三六〕

繼承人

Y · 那吉實

我住在亞細亞靠近河邊的空帳篷裏。我所有的東西包括一包糧食、幾箱儀器和地圖。這是事先約好的，我在這兒等候那正在另外一區完成他們的工作的我們的地質探勘隊其作無價的到來。自從他們說不定在那一天那一點鐘可能到來之後，我就一直在我的帳篷裏等待着。然而，我多麼渴望着到河的上游去探勘呵！這一區甚至都還不會好好的探勘過呢。從一個探勘者的眼光來說，這幾乎還是一塊「未知地」。等我們的探勘隊到達之後，我們將建立一個基地，計劃好交切路線，然後開始我們的測量。也許我們仍然留在這兒。照我個人的意見，我認爲我所選的這塊地方倒不挺壞。這是一個寬闊的綠色的山坡，上面立着幾所小小的木頭房子。那是布里亞特人夏天避暑住的地方。山腳跟前流着一條湍急的淺淺的小河。這小河好像忍不住般的把它的水流向遠處的湖裏，它狂野的翻滾着白沫向那裏衝去。無數小小的圓石在河床上一路滾着前進，甚至上面長着粘滑的綠

苦的大石頭，也抵不住狂暴的急流，慢慢向前滾着。長得很高的燈心草，在水裏顛抖着，扭來扭去，似乎也很想參加這總的運動，但是它們被它們的根牢固的絆住着。它們徒然的想抓住那急急向下游流着的魚，抓住那片片漂浮的樹和樹皮……

河對岸是一片廣大的松林地。

那片松林地裏靜悄悄的，避着的木頭房子裏也靜悄悄的。所有的人都出外打獵、捕魚、或者收割乾草去了。

常我剛到這兒，開始和當地居民來往的時候，我以為那些帳篷一定是空空的。後來我在河邊上看到了一些孩子。其中一個拿着一把有三個尖頭的輕魚叉，另一個拿着一隻用韌皮做的籃子，裏面裝着滿滿的鱗光閃爍的魚。

我向他們走去，但是那些孩子們並不想跟我打交道。這理由也許是爲了我那三星期沒有刮的鬍子，和由於習慣，我老帶在身邊插到腰帶上的那個地質學家的槌子吧。

最後我在一座帳篷裏發現了一個頭髮雪白、臉孔黑得像個烤蘋果的老太婆。她向我漠然但是尖利的瞥了一眼，尖利得彷彿要看透我的一切。我開始問她那些木頭房子裏住

着些什麼人。老太婆從嘴裏拿掉了那個黑黑的燒焦的烟斗，專心的聽着我，於是站起來用黏土做的大碟子裝了一些軟軟的奶餅和乳酪來。我笑起來，很快的喫完了奶餅和乳酪，不想重新開始談話，就放了一些錢在地上，回到我的帳篷裏去了。

我所佔據的那個帳篷位在那些木頭房子的旁邊。這是一座很寬敞的帳篷，正對爐子上面的篷頂中間開了一個很大的洞，四面牆跟前鋪着地板，牆上釘着許多擱家用品的的小的架子和木釘。

住在這帳篷裏的不是我一個人。除了我之外，四面牆上還有着一打左右的燕子窠。我第一次進那帳篷的時候，牠們揚起了這樣一種尖叫聲和騷動聲，至於使我覺到真要退了回去。可是，我們大家慢慢的習慣起來，而且有時候我還有這麼一種印象：我是和牠們以同等的地位住在同一個大鳥籠裏。我沒有事做或者繪圖繪得疲倦了的時候，我就在那張睡榻——一堆蓋着油布的樅樹枝上躺下來，仰望著篷頂。常常有老燕子從帳頂上的洞裏飛進來。你聽得到小燕子從牠們那密密叢叢粘在帳頂上的窠裏伸出小頭來，張着大大的嘴巴，吱吱唧唧的不斷的尖聲叫着。於是老燕子會在窠邊上停下來，非常公平的給牠

們的兒女們一口口的分配食物。這之後，牠們便啄理一下自己的羽毛，沿着四面牆壁很快的飛了幾個圈子，然後又從藍色的洞裏消失了。

一天傍晚時分，我正像平常那麼的伸着手腳躺在縱榻上、實在懶得起來給自己做晚飯的時候，我忽然聽到外面有待得的馬蹄聲，一分鐘後，這帳篷的低矮的入口被一個人影遮黑了。我跳了起來——這是我們探勘隊其餘的人到來了嗎？

『你好，小伙子！』那個人說。『唉，你有這麼多箱子！你幹嗎不把燕子趕出去呢？到外面太陽裏去，讓我們看看你……』

我聽從這奇怪的命令，走了出去。帳篷入口前站着一個矮胖的小老頭，他有一部亂蓬蓬的灰白鬍子，看上去好像塗着肥皂，戴着一頂破皮帽、穿着棉茄克和一雙穿得很舊了的銹色高統皮靴。稍遠處有一匹跛腳馬和一匹柘榴實色的小駒在站着喫草。

像松林地帶的許多人一樣，這老頭的腰帶裏也掛着一把彎曲的小刀和一隻小布口袋。他那琥珀色的明亮的小眼睛，這樣快活而親切的注視着我，至於使我不自禁地努力思索着我從前在什麼地方看到過他。可是結果我在我的記憶裏找不到他。

「喂，小伙子，你想要一隻鹿，是嗎？」

「一隻鹿？」我吃驚的回應着，立刻心裏想像出一隻活鹿，被用繩子繫住鹿角拴在帳篷陰裏。

他一定已經猜想到我的心思。

「不是活的，傻瓜，是一隻死的，給你的探勘隊作肉吃的，」他笑着說明道。

「探勘隊還沒來到呢，我正在等着他們。希望他們這幾天就來……」

「別囉嗦，我也忙得很，」老頭說，向四面環顧了一下。「無論如何，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在一起，小伙子，好吧？你不反對嗎？也許探勘隊早晨就可到了。」

任何活人都使我高興，而這老頭簡直叫我喜歡。他是這樣一個快樂、有彈力、活潑的老頭呵……

「你在外面煮飯，我知道——是爲了免得擾亂了燕子吧？」他說，向帳篷外面的那隻臨時應用的火爐急扭了一下頭。「你在煮什麼東西呢——粥嗎？好吧，我去找一片熊肉來。我要吃的！我認識住在這兒的一個女人。」他說着，突然用敏捷的小步向遠處的

一個帳篷走去。

幾分鐘後，他帶着一大塊凝着赤血的淡紫色的肉、一條毡毯、和一支舊巴登式步槍回來了。

看着他使我感到快活，我禁不住要笑出來。他一面用碎木片生爐子，一面也一直在又認真又狡猾的笑着。

「你有麥霍爾卡^①，是嗎？」他問。

是的，我有麥霍爾卡。

「唉，小伙子，這就好！還有茶嗎？」

是的，也有茶。他重重的頓着腳，彷彿快活得要想手舞足蹈起來，並狡黠的斜着他那小眼睛。

「還有酒呢，有吧，是嗎？」

不，酒可是一點也沒有。他於是輕輕的遺憾的嘆息了一聲，然後自己安慰自己說：

「嗯，沒有關係！我這樣就很快活了。」

於是他立即開始發命令。

『你把粗麥粉給我，你就去打些水來吧。我不需要刀子——我有劍，車上的彈簧做的，去吧，現在快走吧，以後你再可以來聽個飽的……』

這老頭歡喜講話。他是誰呢？他是從那裏來的呢？他也是一個狡猾的老傢伙，是一個西伯利亞松林地帶的老爺，我相信！——我到河裏去打水的時候想。

……而現在在這兒，我們跟葉芬爺爺——老頭子是這樣叫自己的——一起，坐在篝火面前的那兩塊扁平的石頭上。粥在火上的鉛桶裏輕輕的滾着、吹着泡。瓦罐在等着攪到火上去。我在旁邊地上攤開了一塊油布。我們將在這外面露天裏吃晚飯。帳篷裏又黑又擁擠，再加我不願失去了那將逝的一天的最後的鮮明閃光。

太陽已經沉到松林後面，在天空裏留下一片深紅色的窗飾花形。深紅色的晚霞到了天頂逐漸消淡下來，好像被融化了，但在東方它却變成了淺紅的金色。有一兩分鐘，在空中際的一切，顯得異常的清晰、完美。你幾乎數得清樅樹的每一個小枝，像松林的哨兵似的站在林邊上。

於是，肉眼幾乎看不見地，白晝慢慢的被薄暮的藍灰色的氤氳所籠罩了。在薄暮展開在全部天空之前，在東方和頭上的色彩還有別的變幻。雲那間，甚至在雲那的一瞬間，在那兒好像有一片片連綿的淡綠色的湖水，接着是櫻桃色和透明的淡紅色的條紋，如像有時候在烏拉爾的碧玉裏所發現的一樣，最後是一片深藍色落下到地平線上，就停滯在那兒。那是夜從地球的邊上升起來了。

周圍一片寂靜和平。河水昏昏欲睡般的潺潺流着，從這水聲中，你聽得到馬韁繩的叮噠聲和馬的輕步聲。縷縷的炊烟，好像不由自主的從我認識的那個老太婆的帳篷裏飄出來。它像一根藍色的緞帶，蜿蜒的飄向河裏去。我們靜靜的坐着，我凝視着天空，葉芬則看着着盛粥的桶子。

一會兒後我問他：

「你是從那兒來的呢，葉芬？你是本地人嗎？」

他剛剛撈出一片肉，在試嚼着。

「不，」葉芬說，「讓它再煮一會，否則我們就要埋怨這頓飯不好了。你碰到過熊

嗎，孩子？」

「沒有。」

「前幾天我碰到過，但我是逆着風向走近的。在牠還沒有看見我之前，我便趕快逃走了。現在牠很厲害呢。假如你在上風的方向碰到牠，牠就會馬上向你撲過來。但假如牠老遠的聞到你的氣味，牠就會跟蹤的跑掉。牠抓人是不太高明的。」

葉芬一面講着熊的習慣，一面用着敏捷、熟練的動作，在油布上擺好了用樹皮做成的精巧、乾淨的小碗——其中一個裝着牛油，一個裝着蜂蜜——一隻木杯與調羹，和一隻裝着鹽和餅乾的小紙口袋。然後他鬆了皮帶，用着非常嚴肅的態度把粥從火上拿下來。他把罐子端了上去。我們喫着飯。熊肉還很硬，而且有着熊毛和脂肪味。

「鹿肉味道還要好些，」我說。「你要賣的那一隻是很大的嗎？」

「我敢說約有十五普特●重，你看，我的眼睛都腫了。我用鹽誘鹿的時候，蚊子咬的，把我咬得這樣。你得坐在那兒，一動不動，連烟都不能抽。蚊子就最高興這樣，該死的東西……」

關於以鹽誘鹿這件事，我已聽人講過很多次，可是一直沒有機會看到過。葉芬却自願的滿足了我的好奇心。

「鹿吃的東西需要鹽，就像你我一樣，所以鹽是平常捕鹿的誘餌。鹿在一哩路外就嗅得到鹽味，也許再遠些都能嗅得到。」

「鹽餌放在一些隱蔽的地方，最好在山坡上，那兒風吹得流暢些。你挑選一個小小的圍地，掘幾個坑，埋些鹽在裏面。然後你在叢林裏稍遠處搭一間小茅棚。晚上獵夫住到裏面，坐下來等候着。爲了使鹿不致嗅到人跡，獵夫在到茅棚來老遠的地方就得換上韌皮靴。而當他到了之後，他得坐在那兒，連根頭髮都不動一下，恰如他是一個死人一樣。只有他的眼睛和耳朵得繼續活着，就像鹿一樣。天快亮的時候，鹿慢慢的走來了，牠要一分鐘才走一步。牠走一步，然後停下來傾聽着。牠是在害怕着。而人躺在那兒，順着風向，也在傾聽着。於是，小伙子，鹿從樹林裏走出來，到圍地邊上了。牠在這圍關地上站了好久，很興奮的吸着空氣。但是當牠達到了鹽地的時候，牠忘記要這樣小心了。牠用牠的蹄子爬着地，用舌頭舔着鹹土。當他觸到了淨鹽，牠就完全迷糊了。牠用

牠那粗舌頭舔着鹽，快活的用鼻子噴着氣，咯咯的叫着。這時候你就得堅決的瞄準目標——兩隻鹿角中間。」

講到這兒，葉芬爺爺突然停住，用見怪的調子說：

「孩子，你問我這些問題，是什麼意思呢？我也有一個問題要問你，假如你要知道。」

我笑起來，說：

「你說吧。」

「第一點，你們的探勘隊的工作目標是什麼——採金，可不是？」好像怕我瞞着不告訴他似的，他用他那尖厲的小眼睛嚴厲的注視着我的臉。

「不但金子，」我回答。「我們準備在這一區來作一次全面的探勘，看在這兒有些什麼鐵產值得開採——也許是金子，也許是鐵，或者也許是煤。我們對什麼都有興趣，甚至普通的石頭。它能夠告訴我們很多東西。」

「哦，我沒有想到！」葉芬咯咯的笑着說。「連塊普通的磚頭也要嗎？」

他突然轉換了話頭。

「等一下，孩子！你先告訴我這個——你們的隊長是個聰明人，我的意思是說很有學問的嗎？他很精通自己的工作嗎？」

我回答道：

「我們的隊長是個又聰明、又富有經驗的人，可是他這一門工作的熱心家。」

「你說熱心家是什麼意思呢？」葉芬問。

「這意思就是他對這一門工作，比對世界上任何別的工作都更愛。」

「那麼我也可說是個熱心家了，在狩獵野獸方面，」他說，笑了起來。

葉芬爺爺的謎開始激惱了我。

「喂，老頭，你是誰呢？你在這兒幹什麼呢？你不是本地人，可不是？」

「你是對的，孩子，我不是本地人。我是個箍桶匠，一個著名的箍桶匠，而且精通各種手藝。」

他靜下來，用這樣一種嚴肅態度喝着茶，至於使我開始覺得不舒服。我一定在無意

中觸着他心裏的一些創痛。我讓茶和蜂蜜來減輕他被擾亂的情緒。喝了第二杯茶之後，他站起來，用矜持的小步繞火跑着，以一條腿敲着另一條腿。他繞火轉了三圈，然後踩着腳哼着。

「什麼事，爺爺？」

「伸伸腿，活活血。我坐得太久了，兩腿就要起來跳舞。你的茶很好。可是，我却寧可抽一會兒烟。好吧，現在我將走開去，抽一會兒烟……」

「且住！你不是要跟我在一起過夜嗎？也許勘察隊明天就可到了。」

「也許他們可以到了，也許他們不會到，也許天會下雨，也許會下雪！我可沒有時間等了。我得找附近的朋友去。」

「至少讓我看一下鹿。也許我們會把他買下來。我們到什麼地方來找你呢？」

「不需要找我。我自己會來的。我認識松林地帶，就像我認識這帳篷。你別擔心我。我把我的馬留在這兒。」

他迅速的收起碗，把它裝進袋子裏，把步槍掛到肩上，大步跨進夜色中。

我很惋惜：他走了。他是一個奇怪的老頭子，他會講一些有趣的故事，用作消夜——不管它是真是假。

我收拾好晚餐用具，洗好桶子，於是走進裏面去，睡到我的牀上。早晨的暗藍色亮光從屋頂射進來的時候，我睜開了眼睛，立刻聽到一個聲音：

「睡得好，孩子！太陽卻就要跳出來啦。那邊的是什麼？」葉芬站在帳篷中間，指着一些地形圖。

「這一區的地圖。你幹嗎這麼一大早就起身？」

他這樣專心一志的端詳着地圖，沒有回答。他檢起一張地圖，把它翻過來又翻過去，在太陽光裏和對着太陽光照着，輕聲的對自己說着什麼，想問一個問題，於是改變了決心。

「哼，我得說，好極了。我知道，你會這一套。很不錯。」
我穿好衣服，然後問他：

「怎麼樣，爺爺，喝杯茶好嗎？或者還是再喫點粥呢？」